甗甀洞藁

甑甀洞稾卷之五十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祖校

書三十三首

與高若齡給事書

吳門一敘遂成長別同病之感蓋十五年如一晷也音郵既遡承貽何從足下哲人不復論往事弟猶强顏就祿重負高誼足下得無竊笑乎嗟乎士有剖心不能示信就樹不能避影者弟是也平生智能淺薄惟一介之守自信頗堅適忌者卽從其堅攻之彼謂不如是不足墜諸淵也豈知國倫書生耳無補於世

而亦無負於世廼復能勝此飛語哉部議旣明歸計
且決會有被調而不之官者臺中以怨望劾治之棲
棲嶺外非得已也郡中屬山海二寇横發無制弟稍
勒猺獞之衆東西馳應之輙有小捷㠯數月境內粗
安差解書生之嘲便可自劾去矣病中草率布意幸
足下善飯俟我並爲天台鴈蕩之遊

與瓊州陳郡丞書

一海南北良瞎天阻猶幸郡不甚梗耳海氣未淨
列郡茹荼呼哭之聲比比盈耳鄙人以㣲力當之即
卧薪嘗膽秪可自竭其情殊於猺獞無補也漢制詘

太守攝戎事者爲郡將今有郡之名而無兵可將其勢何以異於釜炊糜引肘書字乎廼復責其糜之不肯字之不工則難之難者也惟執事抱經世大略久處海邦釜魚机肉坐計之矣諭來種種石畫鄙意亦偶相同古人謂受降如受敵蓋慎之也頃奉軍府檄下飛艘且至底定有期使列郡無功之名而百姓陰受其賜上願也戒嚴靜俟一一如來旨惟不吝嗣

教

再與晏將軍書

奉手教知爲兩郡赤子勞心且宣示恩信立破潰池

之疑此數千人者麾下皆蘇活之也大率吾三人開
誠撫此心自信可以貫金石感豚魚而況於人乎
盜賊陷溺雖久良心尚存一念求生便脫死路我輩
順其可生而生之陰德莫大焉比之俘馘皆尋常尺
寸之功耳昔秦將王翦誘降狄八千人而殺之卒賜
劍死漢將李廣誘降羌八百人而殺之卒以失道自
殺方二將恃勇殺降豈不赫然以爲功可蓋世及其
臨死之日廼知禍孽由此悔無及焉即我三人智勇
不及二將然學術心術過之豈肯蹈其所爲以自貽
不可悔之禍乎茂等終是愚民未喻上意幸一呼而

解之使得憔然效順尚當哀其悔悟晚也誰復討其徃耶别後生病暑且電白吳川報警促生還郡甚急生又未敢遽行恐惑衆志煩速催諸船早來始得躬覩其成其慰好生之念更遲不能待矣

答方子及全州書

兩粤相望千餘里辱公戀戀數賜問遺素交之情孰敦於此湘源雖邇象郡然故楚邑也以公居之又爲八桂增色細玩諸篇駸駸楚詞不爲粤客吟邇知意有所重僕自竄流炎荒日與蚩豕爲羣僅僅保累卵項者倭夷出我不意亦復因人之力以幸粗安公之

咸靈庇僕多矣顧筋力向衰歸期浩蕩兼之江鄉寇亂廬舍一空煢煢妻孥僅免虎口視前中昔日大難不甚遠矣强顏食粟撥悶爲詩並足爲知己者笑資君就列鼎之養情景泰然搆索孤當宏遠幾時得飽吾目耶呂韶州僕之故師亦尊君之故交也略加存視感當鏤心

復唐雷州書

載奉手書獎借大過古有尊賤卒爲神師而謬爲恭敬以行其破敵之謀者公得無用此道耶勤撫大議公已洞燭而威信所及異類回心此無難耳以生之

愚計之所難者有守土之責無便宜之權事成則其
享其安不成則委之奉行不效又一羊而二三其牧
豈有能馴者哉近日二院海道海北道各有咨劄見
示在海道則欲陽撫而陰勦之在海北道則主撫在
部使則主勦在督府則謂可撫可勦俱宜相機言各
有旨卽累叅戎以大船不能入港故按兵無所為力
今三劄併附一覽卽可知其大端生意不敢執一只
可從相機之說勿拂其意而亦勿墮其奸非敢巧為
避事蓋自度兵力既不能制賊之命而機權又苦不
得自由身及於罪而無補地方是亦智者之所當預

計也然倚公重望僕如逢生泉中有不扶自直之幸今且再下一檄用示兩府合招意令其靜聽處分尚明以爲何如

與晏遊擊書

奉來諭知麾下以未滅李黨爲恨具見忠勤然守土者之罪更重數倍矣前李黨初叛當人言僕與許公並爲麾下所責僕拒之不信及生還駐化州李黨攻吳川甚急望麾下援兵只尺之間竟無隻櫓相助則高人又言生爲麾下所紿嗟乎麾下嘗責人紿人者哉撫之難成期之不至中間機事衆人不能測遂以

爲賊且給廼生之自諒與麾下之不自安皆是也衆
口奚足憑哉前聞所部戈船多遭風變僕意不勝悲
憤海上多事方賴兵力廼復如是豈天意反助逆耶
今許黨之招未穩而新倭沓至不下千餘深入陽電
地方猖獗殊甚萬一敝郡有事則麾下亦有震鄰之
恐諸凡預乞繕治以待之或可排鄰之難亦足以謝
衆口也如何如何

答吳少參書

僕以蹇劣專城海邦適遘多艱卽蓐食露寢無所愛
勞而亦無裨安攘廼此心則天神人鬼鑑之矣嶺西

大勳之後渠魁尚存頃見露布輙稱蕩平非所敢喻業已請調新兵毋撤守堠蓋逆知蕩平之虛聲一傳則諸路之守望盡解乘秋豕突勢所必至顧新兵未至而守堠遂弛賊之果來不幸中吾億也電民瘡痍未起復罹此毒僕何以稱長吏哉慚甚懼甚猶仗明公福德庇有纍卵之城自今文武吏士皆當以臥薪蓄艾爲日矣僕又何敢不效其愚所爲電白計未必皆聞於明公耳主將晏然非可與圖事者尋當議易之頃錄郡邑諸生其在前列者多明公賢從其得之明公家訓可知也竊以同宗之義爲明公喜惟明公

日敎而成之

報徐立之司空書

投荒八千里外又二年矣薄命罪人自悔復出令且奈何郡事粗脩戎機月變徃歲仗閤下威德稍效微勞輒叨錄賞業已踰分敢復何言徂冬入春山海二寇合勢流毒二月直犯高城高城萬衆幾不免虎口勉竭駑力攖城死守而猶背城死戰苟免失守而國倫病憊骨立矣此中近事半類兒戲委以保障重計不假一餉一兵譬之縶足而使超距覆釜而責烹調雖智巧如神未見其可爲是決意乞休且一守三覲

近世稀闊又新倅盡爲兵需即脩途羸馬不能具業已先遣兒輩還楚僕亦謝病不出視事但得生還丘壑無餘憾也閤下身在霄漢曾復置遠人于懷乎

與馬叅將書

高州故濵海危地然未有狼狽如今日者非賴文武同心必難反亂爲治方公未來僕望之若渴屢上書軍府催請爲地方也非爲公名也及公既來僕又束書戒館請駐府城以便計議戎事及蒙枉顧僕亦勉强加禮徵兵則兵徵食則食應之無不如嚮爲地方也非惮公威也不意駐節以來未有一念及地方日

與縣官爭禮爲家兵爭食稍稍拂意輒形於言以致
家兵視有司百姓如仇僕又勉强調護使各不動聲
色兩相保全亦爲地方也非公有宿德於我而假此
以酬之也疆埸之事兵柄在公而僕亦有綏輯之責
公雖用兵如神僕尚能傍觀而賛之又不意公爲左
右所惑獨主和議不使守土者與聞及使者爲倭奴
戮辱示弱損威明出自取乃謂府不發兵以文其過
將誰欺乎此皆幕下奸人誤公耳兹蒙遣書謝過詞
吉大謙僕亦誠心信之此後幸以忠義相勉實用其
力爲一方禦災捍患毋因小嫌坐失大計僕雖執鞭

以從願也至於幕下家兵半係周參戎時叛卒公盡收而信用之使府縣得罪於公此輩也使公舉動不滿於人心亦此輩也此輩何狀而能有分毫益於公乎幸早察而遣之毋蹈人覆轍仍望視土兵與家兵一體以保始終萬全目前窮寇旋當就殄無足爲慮僕平生戇直不能陽諛人而陰疾之幸諒千萬

再報唐雷州書

頃奉報書極知垂念海孽未銷民艱莫拯僕久負司牧之譴惟有不忘薪膽以俟成功於天耳敝屬若無舟師仰給軍府海寨額請之數月廼得發發之數月

又不至必待賊遁而後尾之以邀虛聲此武夫故態即賢如晏子有不免焉厚公念及屑𪗋敢相嚮一大息耳許公經濟目中罕儔而公又以大才協圖之不惟人心鼓舞而天意亦當可回此曹釜魚圈豚異𣪘無日矣延佇太平不勝懇切

再報晏將軍書

前已報書茲無寒燠之暬楊閫師之來也失一欽依把總喪五十餘兵僅馘十三人俘三人徑赴軍門報功矣各兵又以增城之急盡撤去郭總戎且不復來黑糸戎所督水兵亦觀望未至茂黨泊電之白額港

不時登劫兵至則回船兵退復劫如故其乞招一節雖出勢窮終難保其無貳春間坐守求招尚未成信令且劫且招似愈難也鄙人非敢憚勞避事然須伺其可耳勦之一議本爲正論廼請援不應以麾下一面之兵圖之恐亦非全勝計然在麾下妙算非鄙人能窺也如何如何

與羅叅將書

連奉三書而班師之檄繼至遂以爲諸可商請不復作一字報夜來又奉手教廼知急趨電白之難不能迂車入郡此得緩急之宜矣前吳川報賊開洋僕已

度其必犯電白以勞我師業旣有行而尊諭亦復爾爾第聞郭將軍親馭樓船從大洋徑趨吳川如赤水 䃭船港汶隘小隱蔽處恐非舟師之所及瞭麾下須整旅以防于岸多遣疾足用小艇報郭將軍以賊之所嚮庶可成夾勦之功不然非完計也如何且督府責成麾下意甚專縱使代公者至亦必有以報督府而後去也此僕始終爲麾下計惟麾下圖之

報呂學士書

恭惟閣下學爲儒宗德稱帝師地望高華譽命的㦸即且翌宣明盛鈞軸萬幾使海內士人復覩伊周事

業蓋不獨戍甲之奎光楚材之詎選也國倫竊在下風不勝祈願國倫初以昭武報政由閣下一言之譽二世並叨貤典而　制誥之詞又復出自鴻筆一字榮於華衮九遷不足恩矣戴兹寵靈圖報未知所措且別經六載無紹起居積念滋深引愆彌重至於不肖之跡出守八年投荒萬里赤心可暴污衊難湔今且病憊無補於世爲牛還計足矣徐司空書來每道閣下惓惓豈罪臣所能當乎敬謝敬謝

報龎中丞書

辰年奉別愴焉于今正謂　廟議載新師師讓德正

人登用太平可立見也春初得報乃知公亦以言去國自公之去國也而相繼進退者如置棊然孤遠之臣竊復扼腕而歎夫何言哉然公此身在　朝廷朝廷重在鄉閭鄉閭重今天下言寇亂無象莫如嶺南而民心思見太平蓋不啻坐九陰之下而望太陽也爲嶺南計者既無坐待之理又鮮急就之策兵食相耗兩匱無補俟公歸而籌之嶺南安而天下之全勢固無損也此豈非天意耶國倫託迹高涼坐臥豺虎之穴欲圖偏安未能況共濟耶顧薪膽之志日夜勃勃不能自已耳公且何以教之

復余德甫書

得王化州所致書併見懐詩甚悉相念且知吳志道得入三君坐也僕乞歸之志已决屬春來山海二寇結聚我境幾危郡城以足下威靈卒全死守之義至四月末及息肩即遣犬子從間道將毋出又以盜犯電白坐阻兩旬而後得達南海僕亦親提戈以衛之其在南海與妻孥別者天幸也至得生還復見足下與否則非所逆覩焉方犬子之未行也先約家僮持租金於南海以資路費乃家僮竟以病歸不能待又別為匃貸以資之濡滯滋甚恐有司試士已過期矣

奈何子與元美書問殷勤尚爲怨獨苦不得于鱗一耗耳于鱗近頗厲意足下與用晦至謂用晦之能用二子微言哉汝言定之賢哉兩方伯平生孔好士名今果得足下用晦又二子能用明卿之效也如何

復用晦書

書來知于鱗之屬足下於僕也僕亦以不孱足下自喜矣志道以貧歸子與子與憐而遍見於所知其實無當足下德甫覗之大恩自此士益歸足下德甫矣境內苦盜入春尤劇孤城累卵萬戶不炊四月終旬始能以一旅銜枚從間道護大子輩出之南海猶更

生也南海之望南浦途稍坦矣足下見夫子幸勉之
使自愛毋復懈肆以憂其尊人僕坐孳淼中日夜苦
心乃於坐嘯行吟更入一境搆之甚艱而得之率出
不意今春足下細覽想當呼酒賞之南鄉盡一斗也
如何佳槀一紙僭爲批評幸裁教

報張子元書

僕去家三年且尋兵戈老矣卽妻孥震驚廬舍煨盡
聞之未以動心豈誠木石哉有形必敝物之大情嬰
餓嬰崩卽造化有不能却顧而惜之徒自苦耳聞兄
閔念故復稍陳其理以慰兄兄豈迂我乎劉君聘徐

應時才雖並茂而僕之識鑑亦微有神何應時惓惓念舊而君聘獨漠然耶

報唐雷州書

奉手書知感垂念至爲籌畫保障惻恤瘡痍卽隣國之民拜賜厚矣境內自李賊創後纔兩月安枕而許黨繼至息肩又未有期以愚意計之許黨之可慮數倍於李而其可招亦數倍於李盖李黨多烏合無專主故率反復不易撫然畏兵甚也兵聚則遁矣許黨勢衆而約之甚嚴謀深而發之不易頗不畏兵盖海上一勁敵也至以信義動之以禍福諭之則亦知感

畏而不輒反覆若誘之使撫必不可得也前次經撫而安插未妥其叛而出也亦勢所必至其失不專在彼今公欲撫之出數千死命弭一方禍機僕雖無能尚當抱鞭借箸以待驅策但信義先植諭慰簡嚴間諜深密其機俱在我廼賞功之典散衆之方安插之地其機皆制於上而不得便宜其云事不遙制者亦未敢深恃也惟公身任天下之重志誼素孚於人則非僕比僕之所難皆公之所易也幸力行之諸當惟命又聞果參戎受督府方略遠來招撫已到數日未覩所施且果即高郡人入境與事竟無一字相關白

意恐吾輩分其功耳故僕草檄行海亦止諭令靜聽
軍門處分不敢專持其議而許之河漠亦云不敢深
信將官不知黑竟何狀姑俟之

復黑叅將書

再奉手劄知麾下運籌非書生所能但許船乞招誠
僞未可遽探在文武將吏積恩信以感之使千命得
生兵不血刃民亦坐受其福此書生至願也至於防
其中變須有以待之則兵家常算不可頃刻忽忘要
於保境安民天必祐之少有絲毫逆詐邀功之心必
無濟矣書生腐談未知可聞於書室否昨奉軍門審

諭亦謂當待其誠而撫之海上機事遙難遙度麾下若得肯綮千萬不時見示至懇至懇日內新倭二百餘徒直薄府城仗麾下威福官兵破滅殆盡矣桑梓之地知麾下所必嬰情謹以附告諸不瑣瑣

與黑參將書

昨奉公移水兵不陸戰是矣但死傷殘孽勢窮下海若使得船乘風而去又難爲力未必不種後禍也陳君引兵遠追賊已困極得麾下再遣百人分伏海岸又遣數百人助攻之則無一虜可漏刃矣古之鄰國緩急請援今麾下天挺於高而適又提兵駐此豈獨

能怨然乎外招撫許黨一節高雷二府百萬生靈所
係麾下但力肩之若得獻功散黨誠信服招降德陽
功俱歸將士至於犒賞經費及轉運公移則我兩府
分任其責彼我疑信之機兵民禍福之介在此一舉
希麾下開誠布公勿徒以分功為慮致誤大計貽後
悔也頃城外破賊陳君臨時適至而本府報捷則盡
歸功參府即此可知有司者志不在於貪功也麾下
諒之

與知州王鉅書

化州郡右臂也何止休戚相關比寇至而參兵裹糧

馳應之竊以爲萬全私幸陳參戎亦謂分當效勞乃諸兵倚勞索賞則常態也既不滿其所望又復縱之大急豈此烏合之衆可責以夷齊曾閔之行乎賢守虞其擾民抑之誠是然方賴其力遽威以刑未有能帖然者况烹狗原非大過而所鬧又未必實致病兵與其館人俱罹枉刑亦稍過矣各兵回自石城鬧一兵已死而諸兵又多相繼就逮幾至鼓噪爲變幸陳參戎提刀力止隨見府牌勞以花金遂得銷其禍心翕然用命萬一有形損威速禍咎將誰執適又鬧參府訶事人經過州境俱爲州役要捕於路不容往來

此虛傳則可有之則縱寇而使兵民坐困如督府之法何若係小人乘風狐假可慫一示諭之大率兵無全善惟吾善為馭之故信賞在有司必罰在主將兼而行之必督府而後可雖二道與本府不敢輕發幸聽鄙言其濟多難以後須度利害之緩急權功過之巨細而調停之至望

報張肖甫中丞書

中州一別邈焉山河三寄尺書竟無隻字得達最後在嶺外附曹大參使者為訊始知足下以入賀間命趨三郡矣光景無多河清難俟晤言不再首耗浮沈

今昔存懷可勝悵結頃聞足下開府東南遂爲同袍
翁兄增一天柱斯文載昌正類駁騣嚮用即出進行
闕焉非止爲足下欣躍矣弟投高涼二年日與豺狼
鯨鯢相角秖僅存皮骨血神氣耗衰且盡猶得無殁
生還則以足下之靈也又比年遭家難室廬燬燼書
篋衣囊一空雖陸瓶罌覆水不足介心然老親窘厄朝
夕幾不自保貴州之行計尚未決儻世人假借目
又難爲立異狀奈何奈何

報張肖甫中丞書

抱病初歸更爲稚穢子作苦發書時不知所謂然知

肯甫交義何不以歲月久疏域遐也往在戊以十年二
詩又不覺悄然自失矣見肯甫詩情境意象俱
妙江東開府今昔異宜昔所期在御外今所志在安
内以肯甫神氣彈壓之内外無復可乘又肯甫拾恒
善用而亦善藏即吳中多豪傑罔不在郛郭中矣弟
意倦遊已甚而家又無安枕時進止趨避之間猶豫
未決計在秋中西發雖失尚書之期不能顧矣元美
兄翁宅憂里中聞肯甫時時聆咏之亦令海内人知
友道之重崑山俞仲蔚上海朱邦憲前書已爲先容
姑蘇顧季狂博學負奇亦兩生流亞肯甫豈嘗一延

禮乎往從程瀹州賜兩公子英俊並以彩筆爭雄西都良爲肖甫瑜快矣了三人長者能讀其父書餘尚蒞兒輩栗無奇也敬以相聞

報王敬美祠部書

細閱兩書足下何嘗一日老僕而僕遠在萬里瞬欸起居無論進退陳迹即有人故杳姻相聞國倫誠薄德於我通家世無自絕之義足下蓋深諒之矣哭司馬公八詩吞聲嗽之意悲不已挽太夫人一首差鳴通家之情詞不必工幸足下亟覽校刻時從爲改竄尤感尤感俞沈兩生竟不果來似季狂則與遠人同

抵舍矣朱邦憲博雅君子元美作傳殊佳此生可不朽矣王穉登故相門食客頃從朱帙中見其所作大非吳下阿蒙天下士豈可以皮相哉初歸病足未愈草草求書遣二使奉邗惟足下鑒之

報王元美書

國倫自投嶺外日從封豕長鯨遊也被毳荷戟僅僅相持最後則裸夷三至幾危累卵之城以足下之靈用兵力郤之得以微勞免譴旋量移生還皆天幸也往足下所寄徐鄭二書俱隔歲始傳知足下念僕甚願南中坐井底欲報一字無郵至聞太夫人及于鱗

凶問則在去年夏中業已爲位痛哭具緦麻禮至於
馳馬往弔勢非所能則欲遣使來弔又難從戎壘間
卒搆一語寫吾哀也還過豫章正與徐中丞索綏遣
使乃聞尊使已先抵敝廬得復留與俱行及歸閱二
難手書猶不罪僕之薄而吐露肝膈感歎益不自任
先足僕家爲暴客所焚妻孥幸免虎口書囊衣篋煨
燼蕩然視初貧愈甚貴陽之行非敢以鬼國厭之獨
憮奈倦遊耳伯玉中丞猶及江門一醉惓惓足下兄
弟不置口于鱗集序伯玉已直任僕亦討於貴陽圖
之第謂忍而不汰非所敢聞君子愛人以德而不以

姑息吾屬兄事于鱗安得從姑息之愛邪偶有足疾捫痛作書語多不次照之

復劉仲將書

手書再至知足下感深矣足下搦筆時當復何似君門故自上族其白令祖以下世有陰德里人無老幼能言孫叔敖之母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豈欺我哉足下素號達人平生無倖福意然豈至竟如所慮過矣過矣

與吳中望憲副合譜書

不奉教音垂二十年回憶舊遊遼遼然一夢比入貫

竹瞻望金馬碧雞非不稍近每欲遣一長鬚修訊卒
卒未便含情爲盍深矣茲附便羽先生與謫爲合譜
計宗兄其念之盍翁與宗兄族本樵李昔者同遊京
師時未之知巳翁親過虹橋亦未之悉其後再三尋
求乃得其槩彼中族姓浸微無復儒紳奇藉獨祖家
纍纍在虹橋之東者氣尚王也考厥世系自龍公傳
生終纁二公纁公無後終公實生與國世祖賢忠公
終公旋與外翁鄒沂以戍入滇家永昌翔宗兄世祖
不知所生子幾人傳至於今凡幾代賢忠公則自洪
武二十四年携一子仲容公入楚家與國傳至翁輩

六代矣第輩以下又三代原籍鸞鳳諸君尚有洪武三年戶部可據興國宗譜止載賢忠公自嘉興來未及終公入滇顛末由今考之宗兄與弟並係終公嫡派子孫無疑也宗兄伯仲一時登第者三人寒宗先後登第者亦三人俱先世積德餘慶且萬里之遠二百餘年之久統系晦而復明恩意渙而再合又祖宗之靈默翼之護以宗圖家譜附覽其在永昌者幸以其詳相聞望望

報劉子真光祿書

別五年止於辰冬寓一書部吏比其反則謂事音尚

遠寸心尺牘竟爾浮沈嗣是東投五嶺西禦九夷倫生疹癘免死升斗至不能介一字起居故人國倫誠薄德天亦因而限之忽忽自念無以賢於土木語云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爲知已言也僕往以孤孽之跡致遺明哲之累肉白骨而燃死灰非止相明而已請得以心報之即頂踵膚髮無足贅焉微明公夙夕之援立槁漢濱久矣雖欲靦顏五嶺九夷間得乎此國倫所爲不能一日忘高義必欲竭駑力而强致千里雖羊腸覗以爲坦虎尾不知其危也顧恐卒負故人耳握手未期令情種種人便草率附問幸

鑒之

報李本寧太史書

八月始得春陽報書訊使之難若此握手有偶將俟河清乎廼見貽四章雅以古意相命時時展尺牘如面也近稍得尊公開問且知封君年伯雖老狀甚悉竊爲慰心蓋自劉正言方伯行後書郵稍阻矣羇旅夷方碌碌無補又以大計在近請疾非時即大老未嘗忘情在生尤當遠嫌以待命也門下得無以爲迂乎偶便致起居幸諒幸諒

報張肖甫中丞書

驛使傳書知念遠人甚顧恨往歲病足里中時不能
鼓楫訪足下一醉采石江上耳元美子與助甫與劉
光祿則何緣哉白下吳中山水奇勝計以小隊遍歷
收之靑囊何當束寄西來一舒病目稍開故宰爲足
下地甚力而相君雅自相知端冕入朝爲吾道增重
其在旦夕乎望之望之夫子失解不學宜然乃郎君
與王氏阿騏亦復晩遇吾儕福量有限不應驟得
如是耶久居鬼方無所厭薄獨悲老去妻子寄身萬
里殊自歎歎姑徐圖之人便附起居幸足下强飯自
愛

修余太史書

蕭寺一樽心醉六年以荒服賤有司且目蠻貊之跡爲世厭棄且久不知明公過聽何客折節過之且得一洗桑濮之耳而聆雲門咸池之音生平私幸莫厚於此雖東竄五嶺西禦九夷未能一日忘高義也顧獨不能介尺牘通萬里之心自絕爲甚又揚別駕陳文學爲致相念至情不勝慚感惟我明公學包商偃才軼班楊儒宗　帝師朝野屬望重矣顧猶息駕陪京復有移疾之請高世遠覽心竊欽服他時野史必有能述相業之由者非生敢爲是佞也貴陽附庸國

耳贊書屏佳序冠之遂足重於鼎呂獨愧其後續貂

難耳人便附申起居諸幸亮

與於夢玄書

潮音之醉無異浪入桃源迺媿躡馬不及捕魚耳老丈高情一日千古而楚聲同調神宜援之別不爲疎面不爲狎尺牘再寄語自肺肝見贈雄文愛至而慮亦遠每一玩誦神氣便往不可留矣叔世之交罕有金石如茲者極感極感紀遊諸作與名嶽爭勝令弟風韻自佳恨未覿識謝家思連爲老丈驂小駟何揄快那弟入貴一年草草脩故事無以異於人老丈誤

聞而過與之益用增愧白髮被面斗粟免死日磬折以取甘言咄咄無謂安得去之從老夫遊也子與二詩屬意良厚生當勉圖之不敢負信孫中丞之起家也人情夢卜固然而弟竊尤爲私喜此其家累世清德而蒙不情者之誣今公論一伸正氣愈植天固佑善人獨何爲此必老丈所同然也乘便爲候意殊縣然

奉汪伯玉司馬書

客冬屬便使一書諒已入台覽國倫居夷以來自公多暇亦不廢詠歌而所示副墨時時玩不去手無論

稽古之學度越儒林所爲表植忠鯁闡發幽潛紀事直書而無損上德設身揆策而弛張之如指諸掌今海內士綴文必欲如是難矣難矣及檢忠愍集序入子與名似非實錄蓋忠愍以乙卯冬服刑子與方決囚江北不與事哭郊外與經紀後事者國倫與元美子相三人耳明年僕謫子相去之閩元美遂蒙大難子與尋又讞獄江南守汀守汝南去前事蓋八九年始謫則又在嚴氏族後實不以忠愍行也向華亭公爲忠愍作誌遺子相而及子與巳爲失考今奈何專屬子與乎此雖士人細行子與豈肯攘人之美以自

居平侍公虛懷請常傳信

甀甄洞藁卷之五十一

武昌吴國倫著

新安王同軏
始安方尚賛校

書四十二首

復蔡景明僉憲書

頃過鄂城獨勤厚遇署亭小飲竹塢深談此景時時月中也公既翛然寥廓不爲塵壒所蒙徐使君亦復高睨雲表和光不流先後此亭遂足千古矣生以甀甒參之抑何大幸茲抵岳陽三紙如命書附使者以歸拙劣爲甚幸教之

報孫山甫中丞書

見答一章詞旨溫逸殆非鄙瀨所能承至於華頂八絕意以象生而率多無象無意處使人誦之躍然如所云春風不到亦開花則妙悟甚也一二君子不解妙悟謂公近以詩文爲戒偶一揮灑耳夫有意而戒孰與無意而作甚矣知言難哉歲晏疾作擁雪高臥適蔣生辭去附謝教諸不一一

報余德甫書

足下詩後足疾反不佳抵家杜門口與藥生寒瘖足下耳一出輒爲稚穉子所迫拂汗從之不勝荼苦社藁漫評不圖虛納大過今示一帙更覺沈婉有致而

古勝於近則第以下皆辦之矣其中用事稍重小彼可商亦無大瑕也南州獨步足下豈無意乎乃用晦日相酬和其究尚未甚精豈足下以沈潛陰制之彼遂無所用其豪耶然用晦終當不負我耳

報用晦書

書來及見答二詩清婉殊勝他作及讀故冬所寄一帙則有未盡諧者近體已多可商古詩更有離合大率足下豪於才情而略於體力望之雖多符采而按之則鮮餘意盖謂王李可躐至乃反不必出德甫右也僕既謬叨金石之誼不復敢以甘言自欺惟足下

努力終圖之如何帙中所指不免過刻蓋舉瑕於玉如其石也雖無瑕何采焉足下殆深諒矣

答徐明叔方伯書

三日而兩拜手書又兩許僕之進德德誠未進故人屬意深矣敢不奉教至謂如古賢豪類以窮極昌其文辭以謂文詞即德耶抑因其習之所近而姑就之也僕爲閩吏時以失莆田弃江兩同年意遂至喻詆不解再從嶺外三年日從豺虎鯨鯢間忍死圖存僅僅保境最後于倭三犯郡城危於累卵幸收背城之捷得以首領還則故人之賜也還時頭顱大半白矣

復冒一椽西遊蠻府不惟不白意即人人不意也乃
故人猶以此爲我酸鼻何屬意無已耶感此淚從中
落魂爲之銷歸徳以後情况略具是矣故人凡三入
楚兹行尤協公論何藉荆人力亟擬一晤江漢恐當
開府大方不能待遠人歎歎爲甚

報元美書

七月發里中曾束書附范生爲訊竟達與否不可知
矣八月初遇了與武日飲十日夜未厭而别中秋過
順甫之廬秉燭道故達旦解攜暫停鞭貴筑則重陽
後二日也貴雖鬼方風氣殊不甚陋且應酬簡而校

閱易稱藉微祿以養疎懶固宜獨山谿險絕過於大行孟門為善宦者所必避以僕從虎穴鯨波脫身而遊於此則猶謂綽綽焉知足下相念敢以先聞于鱗集尚未遍閱無論詩文其中書記更多可刪者足下裁之毋使後人謂我二三兄弟復蹈李何諸君故轍即于鱗得薦起家亦是常理沾沾自幸德色誦義不已何示人不廣哉向以足下卮言厚與吳中諸詞家而獨遺一峻伯故得微諷乃于鱗謂之黨峻伯君子亦黨乎足下祭于鱗文僕不能竟讀讀之涕淚而下百韻詩更極悲愴即小有未穩然千古交誼金石不

足堅也此外則德甫四律近之僕當最後勉爲續貂耳

報姚繼文督學書

一別十八年夢寐華陽曠如隔世而不肖浪跡又多在四荒之裔曾不得以尺書通心何敢望親就乎去夏過里辱使者閤遺衡芳改色尋以祇役道武昌冀一謁謝又左値矣悵悵入鬼國居一年無日不銜高義顧猶以豚兒在序試事方殷未敢冒嫌屬郵候此其迹近迂然實未嘗自絕也昔明公能諒乎三楚鯫隅明公以命世之學儼然臨之無論剌經綴文一變

而歸型範即聖賢眇緒王伯鉅猷罔不身帥耳提之與衡洞爲高廣矣今玆撤棘所收必多奇雋榮問休暢㓾對屬心入典機衡必不再踰時也南中久無家信元美書來知豚兒應試且在前列則臺下之厚遇之也感甚感甚此兒少有美質以失教故逡巡未及成章恐終負明公之剪拂奈何

報元美書

去冬子與使過曾附尺牘爲訊入春則以千箭之役遍歷夾蔡谿洞間殆無甯愜心月狀苦筋力爲衰何謂非其地即亦非其年也夾中闕足下起家入楚喜

不自勝大者采江漢之故風振髙宋之遺響次則疏
璅問繼倉曇蔡沈宛禁戢下邑盗風使不患苦長老
亦今日之急也乃恐駐節非久且内矣其任足下又
何惜一日之勞而不爲父老千百年地乎僕自惟薄
德負司馬公之恩含悑十餘年不及一酹墓道是用
創痏其心而不敢以語人乃今于鱗即世已三年無
路哭勞哽咽爲甚毋讀足下百韻詩未嘗不掩淚自
廢嗟乎足下得無謂國倫以薄爲道乎後死三人無
論足下名獨重義獨高而僕與子與且老所不能一
日忘情者足下也俛仰宇宙豈竟無片地寸陰可以

持論相就正乎如其有偶必不敢傷足下明大率二三兄弟私相責備寧過於嚴持以論人則又未可示之不廣往古名家各有所攬雖膏肓墨守其傳至今若乃無人乎一世則稱正平少年任氣自豪非足法也足下豈以爲然乎人去適在試所不能修賀姑俟專遣了與敬美消息有便不吝示之

報李師孟方伯書

七月再奉手書卽在蠻府無異接淸塵也斗筲之役業已弛擔鬢毛爲白鰥隅老博士無當世情聊藉磬折解嘲又非其素也過此惟當抱甕灌園耳敢復言

天下事耶比見抗疏乞休爲鄉人奉几杖心竊高之古人謂不以三公易一日養固同情矣頃得長公衛書似又不能竟遂用舍在人行藏在我義命大致高明必有脫然於玆者非媮淺所測鄙便幸一示之長公在並選折節敦行不獨文名高劉憲長又言仲季皆淸邵絕羣二楚靈淑聚於一門世德之貽固宜爾爾不辱通家可勝慨慰高伯宗遺藁想多散逸弟欲括而傳之不能不賴於記室也留意千萬

奉灘陽呂先生書

一別幾三十年徒以尺素爲心曠無再面之偶生誠

薄德天亦限之每一念興輒為哽咽比歲釋海上之役而入鬼方望我師門日益遼隔不謂又從楊文學得來書且悉社中高致真足冥鴻一世腐鼠三公無餘羨也愧甚愧甚士君子出處本無二道有如先生仕則文武兼資所至有遺愛且有遺績乃高蹈之日復爾敦行禮教儀羽鄉閭潛德彌光古風再見何負於世人哉國倫奉職無奇思歸殊劇所最愧者奔走半生鮮有尺寸之樹可以報師門至於義命大閑則終其身不敢踰矣楊生行力疾附書諸幸裁詧

復丁與書

讀報書無異抱臂乃獨自瑕而瑜不肖過矣過矣雖轂由人我兄弟姑執綴以佽之其遇康莊羊腸則命也雖推轂之人奚力焉哭于鱗詩且就尚俟潤色東寄于鱗全集中可刪者似不止若所云如薦後謝諸部使司理起家後感人榮施不勝其德色即未可使諸少年見以于鱗仕止一憲長曾不殊仲舒江都相蘇武典屬國耳何榮施之有而故德色示人耶且足下贈于鱗起家詩云風雲一日臥龍來大自深穩于鱗稱賞固宜有如中原紫氣度江來奇則奇矣至以包宗舍吳許之談何容易乎

報元美書

隔歲不得一耗兀兀如坐井中入楚書來非獨跫然喜矣身在鬼國僅僅修故事意無所拂即鑾坡江不減天府而烏吉冉服濟濟然吾徒也又何擇焉居恒所爲鞅鞅則以二三兄弟一別如雨舊遊難再白頭相期恐竟爲貞牢所厭念之涕橫下矣頃肖甫書來謂意良厚其稱足下賢郎之奇不啻神駒繡虎此自世德之遺天定篤之非尋常淺所及也肖甫了亦英儁可附賢郎後乃國倫有子失教雖足下愛如已出安敢有過望乎見示諸篇雄麗絶世大江之遊似

必不可少也屈宋景唐千秋再振非國倫所能屬而和矣

復許應衡少參書

書來云云不覺失笑不學則不樂不樂則不學僕嘗聞其說矣今公引以責僕之愁病不樂又似非立言者旨也即僕家有骨肉之變身嬰肺腸之疾又聞仲兄哭子不食思欲見弟無由用是哀死憂生情非可已如必強而爲樂然後謂之學是毀孔孟之訓而從莊列之詼誕也可乎夫憂樂自是至情惟聖賢爲得其正僕雖中人處情亦不敢自薄公得無欲藥其病

而姑使之自廣歟至如目中浮雲二十五年如一日此尤與公同臭味也敢復至老而變乎一笑一笑

報陳玉叔書

往在燕邸中杜門削迹則足下時時扶雀羅入而相勞即杯酒詠笑問執通家禮益恭足下德甚盛矣僕不自量儼然辱之小人哉蕭寺解攜曾有柏人之訊明年浮海去始奉報書鴈來遠矣屬山海交警日夜從樓櫓濤汛間唱籌厲甲中有死一生又苦書郵梗塞望淮陽如天上足下豈不謂僕忘情哉偃蹇晞薦青知足下良於大郡又勞於河然亦慨淮陽非復可臥理

時矣長孺而在其能齊名良二千石乎僕今年五十有過無聞戚戚終老遠在徼外於世何裨乘輿一操柔翰差敵西南銅標耳足下將謂老狂何

報黎惟敬書

往歲附張舍人奏記今春始得會所謂蔣郎蔣郎者清劭而有遠識酒態尤不減吾黨見足下無泛交矣比其別也以逃席夜往故不及致書計長公非久當詣華選骨肉慰藉何論異鄉又元美同鄉人為社主足下日以敬美蔣郎從之夷猶酣歌更自偸快而鑾府故人匏繫不解得無閔然念之哉弟去嶺表三年

知寇禍尚未息殊難忘情而高州徽勞業已付之逝水近日海上何狀awaiting便幸一示之

報劉子成中丞書

自蒲塘奉報書左一良晤至今悔恨無已入黔以後奔走校閱音驛久疎愧負高義殊甚去秋曾寓一束徼致遠情而吏人入鄂渚輙以他故中還竟未得達僕誠薄德天亦限之矣往者行部思阡所經諸署領大名赫赫風雲護持即田間耕萌道傍耆舊尚能就我稽帷問訊劉使君無恙低回戀戀此何爲而爲之夫忠信可孚蠻貊而於王路士林反不足悖天下事

可盡以常理論乎此居夷浮海先民誠有慨乎其言之也閣下固自無負於世然足藉以高枕矣國倫別閣下幾二十載頭顱垂白猶且磬折少年前耿囊粟以免死自閣下視之曾腐鼠乎乃得量移近藩書郵稍便差足自解耳幸閣下猶有以敎之

答用汲宗侯書

違曠十五年復得量移近故人殊有天幸武陵道中遇使者授書兼聞大丹且就冲舉有期恨不蹴至充洗藥守爐之役顧所需藥物卒不能應然丹有不資藥物而就者豈公未之聞乎

報林仲清憲副書

弟之人黔也客或少之而鄙意則以爲大快非謂職事易稱乃所遇與平生異也遇諸公不以弟爲不肖而厚視之異矣在明公則又棄短取長祭其所不爲而矜其所不及若有取於牝牡驪黃之外不增與乎竊觀明公文明柔順具體聖則經濟之猷足運海內於股掌久處偏國無異用牛鼎烹雞然而義命之間倜乎確然不可易弟蓋心師之矣二年高義口不能道楮墨不能宣芝蘭同臭松柏後凋悄見乎辭辭工拙弗計焉明公鑒而識之便可須臾千秋附序萬里

弟又何敢不一日奉名教乎濡滯出疆頗以分袂大
蚤爲悔來旨云云我心戚戚

再復林仲淸書

別自郊闗酩酊不知所謂未及一舍醒解而苦作矣
轉盼累途戀戀何極其自龍里而東也暑酷於夏蚊
毒於虺日飽瘴癘耳聵蟬鼃險阻艱勞勿論焉凡七
日抵瀨溪瞻望漸遙忽忽自失即輿中假寐枕上呻
吟無須臾不二三大夫左右也嗣玆以往復當奈何
遠勞專遣兼損黃赤之珍憐我病軀資之服食愛又
何篤也敬謝敬謝

答王幼明書

以西南天地而有古人如公以僕之遊西南而得一再從古人遊也豈不謂奇哉惜也晤日無多別途遽遠由玆以逝第可夢中命駕耳郊祖殷勤方切銘感而博士弟子儼然辱以贈言榜而誦之愧汗滋甚如所獎與一一過情奈何被文繡於朽塲鏤龍文於土缶即僕不自知其非有而人又其誰信之將謂公愛人以姑息也然自是不敢不請事矣玆且戒徒出境矯首高眞庵無異霄漢之上有懷諸篇敬錄一冊陳覽鴻便幸不吝有嗣音

報汪文化書

遠遊金筑吏事無奇獨以得交執事爲幸執事懸車杜門棲志恬漠毎一瞻對竊愧不能希高風書帙壺觴江山丹石有象而無意合情而不言穆如清風執事之謂矣暑移以來眷眷不能别長夜深飲而又出餞於郊種種厚施皆非客禮所宜有生以薄德冒焉當之感愧何極

與侯參將書

以僕觀麾下智勇蓋古所稱儒將也乃不用於西北而用於東南固無異持大阿以刈葵舉牛鼎以烹雞

矣然藉國家閒暇時靜撫輿圖博采方略以俟授鉞之命即異時威加四夷功盖天下未必非今日助也如何僕交麾下未深然知麾下之能勝大任者恐莫如僕也兹當遠別敢布腹心不復爲瑣瑣寒溫語

報歐楨伯書

比在南海見愛弟致書一謝起居未竟輒爲他客奪坐明日草一詩爲報則愛弟不知所往矣報書業已湮滅而詩因南海諸君子見也已不佞嘗倭患嬰城死守僅未及于難其有生還以至于今天寔幸之即談經鬼方無異遊神阜踐天路也獨浪跡毋與楨伯

南北相左情關休戚奈書郵何楨伯在江都時詞名更著又於元美子與數有奇會倡和不虗猶及念不佞之疎也而責之是何勤且厚耶楨伯銜郵歸遽無一耗聞之愴然而惟敬書云思伯少丞並作古人尤爲悽惻死者不可續生者不及親朝露餘生分陰尺璧念之不覺涕被面矣適以河南之命行過梁少叅於境上率爾答貺不罄所思

與魏文可郡丞書

登堂爲别渺焉萬里不謂尊君奄有斯疾秋初耳凶問疑而拒之已家僮至自江鄉始知傳聞非誤痛哉

尊君之仁也而忠無論博雅覩兩漢矣歲月幾何遂與不佞分今古天乎天乎往時社客大半凋零又庚戌同郡三人今獨不佞喘息人世苟非木石能不心傷項以暑移東歸計得祭酒束芻一哭尊君靈几屬痰病作苦不能就巾車顛頓山陸業已買舟浮江而下行次魚獄遣人薄陳一奠乃神氣俱往矣諒之

復王子薦中丞書

材官至自薊門儼然辱以書翰兼有文裘之惠寵光載路私心感之至以脫險就夷爲分私幸則骨肉不及也梁之役自二月從部使行郡披裘而出袗葛未

還計還則近秋矣雖肋幾何營營案牘間老耶才不逮人福且踰分雲霞丘壑緇絲在焉惟求所以裂冠而走耳豈復能有所爲以副故人厚望乎故人身翼帝京威揚萬里非久且入樞府中外倚重當使九邊息馬環海無波弟雖跧伏蓬蒿而被末光尤多也郎君小字便乞相聞

報張肖甫書

三月得足下申陽書知相念深矣比自入汴且二年所睹繁臺棘苑艮岳夷門之跡蓋弟與足下及徐觀察酣遊相枕藉處也風景觸目歲月如流而三人者

觀察者矣弟亦垂衰惟足下差壯雖猶鼎分三隅欲如疇昔遘晤之奇難哉元美以大廷尉之陪京得與足下再聚想當私喜獨國倫於二三兄弟所至無一偶天是靳之豈盡召自薄德哉守官兩河粗稍能竭其愚以脩故事竊藉二三兄弟未有他失然恐貽桂之餘辛猶在人口絕囮去媒期於自信敢保其今終乎今夏初有次兒之痛幾不能生未幾長兒奔迎弟喪覆舟江上溺而復起倖也至今言之膽落時命乃爾又何論其它耶邸中與一二蒼頭形影相弔文字之役苦不能支頁痾兩創需藥小愈偶便草草附問

答敬美書

屬嘗問禁邏使者於涿鹿乃足下先示我以懼心矣豈所謂愛至慮亦深耶夜安肅然近臣與遠臣俱得藉以寡過至於握手道故日有餘隙何至悄悄如所云蕭寺解鞍不知可得一枉談否生戒飲且二年毋煩從者具壺榼也併告

復王佐之侍郎書

一別十六年何止異域處泥淖而望雲霄蓋幾乎隔世矣自有中州之役即擬圖問起居少陳私悰屬春夏從部使行郡周遭無息驅時入秋允行省使者奉

表如京師往返三月病矣已又負病治繖牘以待論報俗吏營營終日不自知所謂豈謂伊雒鸞鳳之音反得承聽於數千里外乎見使者汗愧無地惟是金石高義結在内心終不敢以自絕乃今　主聖時清東山未起抑又何待乎咄咄異事聊因使者報命併及鄙私惟亮詧

復莊則勑書

江上解攜煙雨相望今遠在河嶽間矣即車馬紛馳案牘填委豈能一食忘故人哉惟發持書來意殊戀戀儼然促膝款語乃其中有不諒之言則似有所蓄

而未化不然僕不足稱益友也僕誠非益友寧忍使
故人不聞過乎

答方兆行司馬書

都下八月一再報書比還梁邸則冬矣瞻望稍遠音
驛較疎俛首簿牒閒忽辱諭翰詞旨溫冢畧崇分而
敦故歡明公高義豈叔世多見乎損惠裘輕暖華
氈至於屬望大厚則非國倫所敢承也要路故人相
勞不淺乃地望本薄時命尚屯即一日强顏在列秦
耕爲多敢復望非其分乎承示尊公佳集篇雖不多
並豹一斑狐一腋也鄉里後生得奉執筆之役附名

家以不朽何任自幸屬來使行迫未敢草草應命且欲得尊公誌行一查用便稱謂幾時便寄望之望之

報沈肩吾太史書

頃次甡邸一再奉教知門下不以無聞見遺顧門下公輔器何取於斗筲豈其日饜八珍而猶未忘芹款味耶國倫益悟所請事矣見贈長言宏麗古雅鄙人得之如負九鼎以歸至欲擬和雖毫秃墨濡不能成一字然又未敢終自絕也姑俟少間圖之入梁以來俛首積案尚失裁謝反勤郵訊期待過厚愧非所能當有感而已

與陳甯鄉貞父書

華陽一過曾無根柢之容而洒態大心須臾並吐即定交杵臼結分立談與之無古今矣別來不肖之跡南投五嶺西役九夷屈指七八年僅免死以俟再遇而又苦索之無從令足下仕楚既楚人多矣豈渺焉無情於不肖乎去冬過鄂城覓足下不得聊爲過中丞一道舊遊則中丞公先已物色之而不肖之言贅矣玆由齊安赴大梁聞足下適以纂志入鄂謹因便使附問惟亮察

報方兆行總戎書

向遇使者許下揮汗寓言莫知所謂新秋還示遂領齋捧之役以行過恒山會孫中丞極談明公大度遠猷世所稀有得明公一日在西北而關以內皆高枕而臥不知僕之識方叔蓋在二十年之前矣彼得無謂吳生書生哉一咲一咲寓京日委頓車馬間使翰遠臨無任心快至於篋笥之盛即又非所宜蒙故人自厚德耳高吟六極種種雅音而行邊以後諸章更自宏麗橫戈已壯吞胡氣按轡新成出塞詞或亦可附於知音矣月終事竣便當南旋雖相望漸遙而中土將士踐更不少一書郵也惟公趣駕還朝柄樞府

爲天下輕重不勝大願

報戚都督書

別自麾下八年不能通一書狀游蠻川足跡幾遍比得生還中土從藩大夫之後則天幸與麾下之賜也每念麾下舊誼無與僉否甚爾又不以生爲書生時時就戎事論我遠略初謂學者能之技而無所試及待罪高州一再試之稍能坐制不逞之寇三解千倭之圍見錄微勞良有所自此即與羅陳二參將先後共患事也豈能一日忘麾下乎入大梁未及弛擔遽有行部之役王遊擊赴鎮便草率布悃不能罄一亮

之

報劉正言方伯書

比再得書無異再奉顏色至手所著家範讀之覩王通顏之推更是簡而易從備而罔缺可以風世何啻訓家而公且身先之矣語云禮失而求諸野今之禮失已甚如欲正家以爲天下父子兄弟法舍範奚求旋當重梓以傳人人則其施又不必自公出世往歲以齋捧入京朋公卿有朋府之擬而劉中丞書抵政府亦即薦公自代今既數月除目杳然何居人情豈下則終不棄耳弟株守如故四月初天罰其不德天

一仲子此子曾攜至黔中公嘗見而器之今且弱冠受室粗知綴文性更孝友一旦委爲異物豈人能堪期月之間哀毀成老卽此可以覩時命爲止足計棲棲何益耶偶遣一吏爲徐按察稱壽敬附起居如此

復高相國書

四日之內兩拜手書雖倥偬車馬間無異遊大清啼靈曜而秘笥之錫蓬觀之章皆得分而有之澤體潤心徼福殊過厥有天幸感何可言比愧俗吏喘息依人不能遽越拘攣躬承函命私衷耿耿魁漏爲年然終不敢自棄門墻外也使旋率爾道謝諸容專致不

宣

與方以賢大叅書

齋捧之役萬里如期儆舍爲隣尤非偶爾郎番暮朝謁出入步趨期月之間形影相附又不啻如同舍黔中時矣發京以後弟病不能兼程公遂先驅越大梁而南使弟竟失地主之禮弟誠薄德公得無慭然乎閩中之擢聞之忻然快心非一官足爲公榮以公樸直而恥於干時乃時論卒不能蔽賢而用之世猶可爲也能無快乎弟守秩如故曾不知有積薪之感邇以積惡厭天天降之割夭我仲子是子也公嘗撫其

首於黔署中而又於京邸見其奕然弁也竟為異物
豈人能堪哀毀失常僅須臾留喘息耳公聞之得無
一酸楚乎

報黎惟敬書

抵梁後猶得足下一書比以齎捧之役入京數從敬
美楨伯爲雅會至一念足下則無不南嚮歔欷者矣
聞足下此歸欲作菟裘計而中秘故人則謂金匱書
成
天子加恩踰常數足下豈遂無意乎嫂氏之變聞之
惻然而長公治行已成復銜此痛尤爲關情梁邸中

積薪如故近天一仲子頗晉思歸計莫知所出偶逢
便吏率爾寓言

報王子薦總戎書

翁自別公京邸盖八年無一靑瑣夢今偶以使事入
有如野人適市結束旣苦見人輒自譸張且步武諸
少年顧非其侶徘徊今昔益念別公時景象恍惚隔
世矣此中宰轅門不踰二百里不當靳一趨造而未
免於拘攣則吏態也非人情也屬　朝謁方劇而陳
留湯簿以賫餉赴邊因託之爲書郵聊道其耿耿如
此諸當嗣致

與鄭汝志侍御書

僕獲罪於天天降之割夭我仲子牧良蓋是月之七日也痛擗慘裂莫知所籲謹以訃聞諒埀慈惻顧念此兒弱冠之年粗辨麥菽遽離凶愍可勝舐犢私情今病矣惟是時命迍邅匏繫不解關途荆棘孤櫬難還感額爊心以日爲歲所爲自計欲緩一日塡溝壑非乞休不可耳豈仁人長者所不閔乎

報元美書

前尊使西發弟即有仲子之哀痛裂幾不能起憶往歲曾攜兩兒入京見敬美敬美私語人吳家郎仲殊

英俊而受享遠不逮伯氏且而責弟仲早婚非宜須慎持之弟雖心感其意尚謂不必然也乃今不孝敬美之言中而弟之悔恨何及耶弟嘗自分數奇而骨肉不測且爾他復何言第得以餘喘歸從漁樵斧矣邇時家已隨櫬還楚暑中不減僧舍得足下嗣音恨不一相向哭也敬美數日前過覃懷業已遣騎追送之而郵書見慰已約還過大梁時見訪適見報敬美已有江西少參之擢未知所由往足下謂春明門難久駐足不其然乎

報張肖甫書

吏還奉報札殊悉近況乃元美之再及也人情可畏哉二三弟兄一官有如縱小艇而涉洪河而左右皆狼牙石其不覆溺幾希耳豈復有善宦長策哉弟平生不敢詳毀譽而計利鈍盖謂有命焉而足下之進覩又有進於是者矣聞老伯母康壽善飲食極爲足下慰心即出部大潘入列卿寺無可無不可安用預計如所云

鼦鼲洞業卷之五十一終

甀甀洞藁卷之五十二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贇校

書

報徐子與書

今足下年六十矣六十歲足爲足下壽而二三兄弟未有踰六十者則六十惟足下亦毋數也又計八月誕辰足下有監試事而禮意不能逹故先期馳使三千餘里少效松柏岡陵之祝惟是足下取天地萬物之精貯之方寸而吐其華以昭示千古盖所謂貴不以爵壽不假年也且官晉三品齒臻六十在二三兄

弟以爲異而自衆士論之卽尊貴如五侯長生如彭聃豈足異乎所鞅鞅於足下者抱子稍遲耳然亦有命幸且需之敬美已出爲江西少叅元美與翁尚守故秩犬子工良試稍前列亦足下激勵之功內人不習水土業已遣還里中大梁職務本不甚勞頗爲文債所苦日內又有兼役直夏畦也所遣吏附邵武丘醫官行回途幸與之一騎

復胡懋中少叅書

頃得贈言二章蒼然古色無異𢧵九鼎而入帝庭也十年旅宦眞如𡕒千里趨朝未是歸同病之

感深矣行子渡河暫憩衛源以了計吏正繁華相望憲府只尺不可進攀再數月可與趙使君齊軌而北計非長別不作岐路之悲如何如何

報吳元石方伯書

海上執鞭叨承厚遇且是時寇患方劇諸城危若纍卵公親提一旅談咲而靖之瀕隅之民活自虎口而國倫亦遂得從間道生度庾關以至于今公之為賜弘矣回憶舊事髮猶指冠別去五年無便一通私愊薄德為甚茲有天幸公且馭鸞駕以臨中州二宅三川藉以增重吏人趨迎先此承候尋當躬負鞭矢廷

佇清學

報張肖甫司馬書

解自大梁如釋珈垢歸後稍得杜門習靜一撤舊痾中間雖有徙居之勞然畢室短垣無所求備殊不作苦久之又孑然園居矣天上故人久絕聞問惟有停雲之思偶敝鄉石戶曹來得足下長書而又分俸解衣萬里相恤此情蓋與海岳俱矣喜慰何可言比時旌節尚駐雲中非久且得晉佐司馬之報此自足下具文武才而資望功伐上當聖心下符羣望異日載績旂常垂光史策爲一代名賢稱首是大願也所寄

李遇春誌銘情文竝致其人雖死不忝爲布衣交弟當別爲小傳表章之岳麓道院記冥悟禪旨發爲宏詞非隋梁以後人能道令足下雖不離世業已超然解脫自見本性固自與出世同所謂宰官現身有以也尸曹還京率爾報謝二詩書在別卷幸鑒之

報王元美書

三月得見慰書兼有珍貺用情厚矣弟之罷也猶自謂晚無復憒憒意昔許由不受堯之天下趨過逆旅人逆旅人亡其皮冠而疑由之竊之也由不爲少辯今弟何敢望由而天下之爲逆旅人者多矣曾足與

之辯乎山中薄田僅充饘粥而一室如斗日以嘯巻爲羅鄗性亦適兒曹經術漸明稍有鸞聲之望四方詞客亦復時時見過小飲微吟不甚落寞雖以毋槖懸罄終其身不失爲故吾也足下名世才未竟展布且政府相知無恙尚一勉就安車如何

與李子田大尹書

中州回車病懐甚適如道瞶者之遇升負擔者之息肩一無所恨獨恨不及別執事與趙司理耳別後聞兩君益進於雅道又恨不及遽見而欣賞之至於吏績稱異等固自執事之常久之不調殆有時焉亦不

足爲執事託山中寡營以種樹灌蔬爲日行不知貧賤之外復有何者爲可羨幸明公毋以爲念倘得寄我新詩即不次於抵掌耳

復王敬美書

還山後逆知足下必有專使相問久之不至度必從部使行郡無問作見懷詩也訊之來使果然果然不後於諸兄弟中物忌最甚其以今日罷翛望外事即年來病憊不任驅馳方自引未決忌者爲我一割而解之脫然翛快又安問其言之情不情哉古者去國不必潔其名至人之旨達觀齊物竊嘗請事斯語矣

足下深以爲念而三歎不休用意誠厚非不佞所敢承也山居數月頗復豪於花石詩酒間不減鐘鼎雖室如懸罄買山無資猶足自表見無愧也它又何問焉

報徐明叔中丞書

國倫頃以聞謗之門去大梁比還猶及覩殤子入土居里中月餘野性稍適而故所患一切疹疾脫然去體拜流言之賜厚矣抱膝長吟杜門待盡敢復問其經不經而又安用測其幻不幻乎惟是明公綈袍之念不遠千餘里專使相存似謂非其罪也而猶有所

託而寬之也仁人之言哉國倫誠薄德終其身不能忘矣前惠楚志本甚華美得之甚珍第其中似有一二訛傳恐遂失實方圖細閱小效所知屬歸裝不能攜巳爲好事者留覽倘筒中尚有可分者乎武當之約心神巳往俟秉秋期躡蹻以從諸不瑣瑣

報子與書

杪冬附吏人數行尋卧歲矣跂望匡廬幾欲超距而對人之迹囿自不能近冠裳鬱鬱有懷何時可慰佳稿凡再閱始能小效其愚然求之大備矣顯人馳上幸寶裁

復劉子成中丞書

姓自明公解軍符歸也世莫不爲宗社惜才過高識之士則謂明公得諸天者厚不必盡用於世而用於不朽以及其子孫國倫盖私心羡慕之十餘年矣昂識一官垂首始解尚自恨晚明公猶以爲屈而憐之乎還山以來坐卧圖史所與朝夕非執經之門人則談藝之社客蔬食短褐晏然忘貧卽不能仰希高風而鄉黨自好竊已附其後矣他復何黜焉久擬修一介之問於謁者屬數月之内倂累骨肉四喪遂爾因循及其初意徐司空已沾鄖典若得明公遠來會葬

其重益增國倫當爲御素車而前矣使旋草復諸嗣致

報元美書

見和古詩讀之淚下不止婁江若水師友兩墓望之日在目中生不一省死當作負心人豈其忍乎移居稍定便治舟往矣汪惟一遠來乞傳業已許之然不得行狀諸所未詳倘足下作碑先成幸速寄示千萬項辱足下屢問拙稿且欲冠以名言殊感雅意第自顧生平所著大半未安非攜就足下商確遽授剞劂尤非所安也海內所稱六子惟吾兩人尚留喘息於

世非但往事不必復談即日前身後俱達者所當一而化也惟是兩人不一再聚似為虛生即弇園中不著吳郎一展跡恐乾坤亦無此理俞仲蔚向約同入弇園玩諸古帖古畫今仲蔚又先我為異物傷哉足下謂為遊客所苦然此輩竟不可絕自是俗緣第雖貧每遊客至分脫粟之飯與之共飽亦不敢有厭心且藉此以送餘日特不能效子與之泛愛耳足下謂何

復陳中丞書

空谷跫跟足音罕至忽吏人抉我雀羅而入投之手

書儼然自天降也喜慰何可言省余來書實情太厚蓋既略其疵累又從而惋惜之拭泥滓而沃以芳香解塵垢而被之華袞殆類是矣其如此身之難紫何愧感終身勉當自好蓮觀齊物古人我師邇但杜門坐萬卷中與諸弟子取進修之務暇則蒔卉灌蔬從社父老飲耳邇握蘭之餘臭倚玉之末光則時時夢五內而照四隅何日忘之吏旋率爾答既幸裁察

復大司成許公書

還山後再奉曹使君致書知閣下念三逐臣甚殷也邇國倫不習爲吏而又善病無以結世人之歡雖微

福流言以去猶有餘愧何修可比汪司馬王中丞哉閣下憐才不擇而及國倫即國倫知所重而立槁山中不爲賤矣大司成著進賢冠爲朝廷更老詔無北面勿問天下學者師顧復不免之階京豈非閣下意耶山中微有傳聞盍用感服避養時晦以俟河清與時有爲閣下紀相業者此第一義也胡茂承至具悉起居慰心爲甚向辱謬委非敢遲遲以閣下當代宗公觀於海而難爲水山中稍暇輒綴數言謹因茂承之便附償宿逋惟閣下命之幸甚

報沈君典太史書

國倫嘗聞教於尊公矣顧自鹵莽於學而支離於辭
卒無以當事要爲世口實退而省過不盡負世人然
負尊公甚也間從搢紳先生聞尊公有了天下才輙
恨不及須臾就見之已果奕然爲舉首於　廷內振
家學之緒外應　王國之禎國倫雖在田間不勝私
喜良謂尊公有所託而不朽而世教與　社稷之運
且嘉賴焉乃足下侍從未幾而登臨之跡徧江左有
舉世所不解而國倫獨以爲適然者爲其心能出世
必其才能用世非但無相妨也忽枉來訊兼示諸大
篇不面而綏人以心自古亦鮮矣國倫以朽棄得之

足下徼福不已恭乎感激感激劉山人業已莫逆至稱經綸實學而以四倫當之大類張楚語足下愼勿過聽非其人所敢當也劉使且北遽索報書率爾不知所謂二詩書扇頭用答來貺幸不吝繩削萬千

答劉長卿山人書

向與足下別於郊期獻春再至未幾得手書改期中夏業已齊沐俟之竟又隔歲清塵杳然可勝延佇使至乃知東遊之駕初息旋爲經界滯留非果遺不佞也把書數過不次而談乃足下稱與人江黄間而以不佞當之顧不佞未免爲鄉人宜諸名公不見信卽

沈馮二子領之恐非心許昔田單尊一賤卒爲神師謬恭敬之卒用以破敵足下豈用其術乎乃不佞閒敎以往不敢不勉矣顧足下翼而成之沈君與天下才也而又善承家學不佞所素慕每以不得託交爲歉事今以足下游揚先枉閭問且讀其詩多超然世外語殆所謂神交乎率爾報書附使者轉致却寄二詩録在別幅幸覽教

答李師孟方伯書

弟能薄數奇棲棲二十八年而後反其初服亦晚矣夫復何言獨謂不蹶於山而蹶於垤時命既舛物情

叵測故人遠以爲念得無謂是乎海內弟兄時時締寀而歘赫之壚一時十五人今强半存耳别日苦多流光如駛晨星殘月相照幾何今昔之懷不可道矣杜門以來眠食差勝但三年喪一子兩婦又僮僕十餘人皆暴卒妻兒輩遂惑形家言以爲相宅不吉崗莽圖遷顧經營無資至鬻恒産以佐之室未及考而力已竭矣不亦愚乎抱甕息機舞斑娛親皆吾楚長老故實吾丈兼之而玉樹如林綏綏照耀百順之福大爲士林所歆何論吾楚邇兩稚子厪厪學步安敢望公家千里駒使還報命諸幸財察

奉方兆行大司馬書

別自戊辰奉書自丙子一臥空谷遂如異代即音郵渺不易達況欲望清塵乎海內素交類多操衡綴續以爲情態重輕而僕亦少明於止足之義於人不敢求多乃明公終不知僕之不肖也進欲加膝退則爲之扼腕使僕雖蒙汚衊猶有剖心以相明者則明公友道之厚風之也且自明公入朝經文緯武中外晏然稱治平僕得席此休風與田夫野老擊壤鼓腹即藜藿甘於列鼎薜荔艷於文繡敢忘所自耶仰望台儀迥在天上撫今思故雲物含情偶門人程雲赴京

便附致起居諸不及萬一

復潘特良司徒書

六傳已駕還朝有期客履盈門父老在御此何時也猶及以田間之人爲念耶感公高義不知前有鮑叔矣中山君入坐已爲圖書增色而又衣以文綵厚之酒資使得優游詠歌誰謂田間之人貧且賤也敬謝敬謝翁日內便欲鼓枻東下孟夏之杪必能握手弇園弇園主人聞之當喜而不寐矣使旋草復諸不罄陳

答萬審理書

高才誨妒古亦有之而臨游行能復爾異等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乃國倫何敢自附公後而公齒頰之耶曹生藉公爲資以游諸大人長者比來誦公之戕甚具又謂公日苦執筆之役而不見厚遇當事諸公嗟乎彼豈誠好文者哉誠好之則穎脫於趙璞剖於荊何王之門足以客公哉此又助鄙人一扼腕矣園居寡營頗懷同調之感千里見問破我寂寥是然心喜之至割所珍見貺非其宜耳倘乘秋見訪之典不孤鄙人當腰鐮刈葵脫巾漉酒以俟之

報曾司空書

石工既往一月餘聞漢水沸甚恐為行隄者憂且以憂園人也此時想當底定如何

寄黎惟敬書

還山後聞足下請老而南已又聞足下出京當之吳訪元美之楚訪明卿而後南也業已除一室布几榻盤盂其間以俟枉駕其辭乃踰歲莫知所之又踰歲始知徑從豫章度嶺嗟乎生平知己吾老長別能不一顧數語豈足下能安哉弟自免歸數年舊業不廢而舊痾則盡去體近治一蔬圃自灌自給雅能忘貧其在足下高蹈清風又可知矣賢郎入補天曹大慨

士望足下所未究者都可付之便當弄雲霞撫光景以送餘齒他無足營不獨少年伎倆可盡捐也如何如何

與鄭汝志僉憲書

爲別二年得書白數千里外暫如面語喜慰已不自勝而又分我酒資何用情過也扇頭新詩居然大雅持示友人罔不心折一日千里如公無卻步矣楚自騷經稱詞賦祖先達數輩號力追作者然可指而數焉至如吾州此道未振即楊郭二僉雅志好古乃人僅數首久之無傳僕竊不自量從事于茲三十餘年

又以才不逮人違衆孤立徒取姍笑乃今得公高明起而一振之有如猛將出師僕得執鞭負弩爲之先驅力稍易矣僕近治一蔬圃在北郭外向乞武夷蘭草望之甚殷希留意

報陳在璞郡丞書

鍾陵夜覩十五年語猶在夢中是時公著述業已成家而僕嘗謬爲點定不謂令兄先生竟失此本使僕徒勤數十日之力不得自效於記室豈神物不易合耶抑爲今日地也比者得放山居野性稍適政念海内一二知舊獨楨伯與公尚在仕途幸楨伯閒間不

踈而公則遼絕幾如隔世迺春陵長鬚之士遠過山中展翰誦詩情溢楮墨斐然喜牛數千里如一室矣感念復何以云佳集宏麗足爲藝圃奇觀欲賛一辭恐非所任重違教命勉當圖之

答徐行父憲副書

大梁之役碌碌無謂迺得託交門下披露古心則生平一大奇也顧鄙人受性戇拙動觸猜忌天下人共齮齕之而明公獨信以爲無它尤不解所自微福流言始得脫然世綱之外野性一縱病骨漸蘇日飲宗老社長閒甚適暇則與一二後生談經說執晏然忘

貧不復知鐘鼎山林孰貴賤矣明公尚以爲屈而憐
之耶明公由分陜入閩山中得信甚晚春來夢明公
儼然見過抵掌抗論如在陳許時既覺竊復不勝梁
月之感豈意數千里外欻焉書來謂不神相通耶省
會來古盇街高義大梁贈言初以僤遠失寄已又恐
山中人言不足爲世重故遂因循至今玆辱再徵旋
當閫之內子粗安兒輩學而未達直須俟命適新婦
抱孫或有期耳明公愛我不遺其私甚盛德也敢以
相聞

寄周子禮僉憲書

京邸厚眄眯非獨不以衆人遇之爲感深矣非久公自內卿外補士大夫竝以爲異而爺則竊有所聞藥言難餌直節易疎此一行也公之所以爲九非大呂也山中廢人何敢復論天下事所望正人君子力肩吾道底柱中流不於公屬而誰屬乎

報元美書

三月十日業已擔囊入舟鳴榔于揚子脫屣于姑蘇臺矣會家婦病且急爲兒子强挽越十二日病者竟化後事甫具又爲之卜襄逡巡朱明遂罹暑不能作纔識子矣足下得無謂國倫食言多而增肥乎人事

齟齬山中翛然何但世路足下當諒我耳今不復敢爲期然不拜老師墓是負恩也不詣弇山園竊觀所豔慕是自聾瞶也明春必行卽足下以起家出亦不復問未矣

再復陳在璞書

前月附使者報書足下而使者復自楚反乃取佳葉細閱而僭序之序苦不能爲浮槩語蓋恐識者以爲相知未深也大率足下詩得之任天者多而思不必甚苦構不必甚宏總之以麗藻勝初情以采擬勝自匠故有合有不合卽合者亦不勝其雷同投之時輩

則膾炙不逞方之古人則瑕瑜不相掩屬使者不能少留遂不及遍閱乃其大槩如此矣閱巳　奏記乞歸果爾則心境俱寂請從暇日一洗而精之要在可傳不必多也僕辱一言之知至傾虛懷下問遂敢吐露期於相成耳况至於　國朝文體僕至今未有定論故亦不敢為足下贊一詞幸質之惟敬何如

答孔炎宗侯書

頃國倫宦游大梁蓋巳聞唐邸公族之賢有如君侯父子者雖東平弘雅西園藻麗不相遠也顧以手管之役奔走拘攣不及一問南陽之路以覩所欽而畢

其所欲請久之且裹足而逝矣歸臥三年猺猱又如隔世豈知遊談之士亦有以不肖之姓名聞於君侯者乎周使致書來自二千里外省會詞旨不啻神交即藉海內二三大夫徼福知己而國倫則珠櫝之魚目駿市之凡駘也奬與大過寧不增慙謂脩三閭之舊業以挹二南之遺風竊有志焉而未逮矣辱贈瑤篇重如鼎呂薄言往報惟君侯命之

答存甫宗侯書

得君侯書與贈詩讀之如與漢唐人共世而又受賀家學冠冕儒林鄙人私心倂易爲甚嘗憶漢辟疆路

少予政孚駿益以宗室父子精專經術儒林以爲美談今從賢檣梓視之不少遜焉乃鄙人初未嘗有接塵之遊而又不能走一字爲介紹而君倓不遠數千里特致殷勤且自忘其有國而執禮過畀鄙人何脩得茲靈貺惟是梁楚同風氣求聲應操朱紱而志在山水截羌竹而音叶雌雄神理所通異域一室使君倓日賈勇而進於是鄙人願爲執前茅耳何敢當北面師禮哉別有無言用答來雅惟君倓裁察

答周象賢紀善書

賢者再過梁園殊重舊游之感蓋二十年如一瞬而

握手談死杳不可期即其鄉子中大夫又盡家難貧洗病兩造其廬業已頭岑岑不勝拼讓矣可勝嘆慨哉幸執事瑩精詞翰晏然為于門事各而鄙人亦復以其餘喘歸田閒甘藿食而錦布衣猶有微適乃班荆道故之思則未嘗一日置也千里緘書使來辛苦古人高義今再見之至割所珍以見貺並從賁賜來耶用情過矣過矣夷門左席竟虛玄獄高興未已屬有從宅之冗且不及遂從幸執事強飯俟我

與徐伯繼給舍書

比年京師酒禁方嚴雖素所親昵故舊不得與遠臣

交一談公獨攜壺過從慷慨而論至夜分不倦國倫感心知深矣顧又微及時事皆世人所深避而不欲聞彼其時雖無耳在垣而公之奇氣英節業已槩露國倫蓋知公之必不免也別未一年遂聞被嚴譴以出海内士莫不爲公憤惜何但國倫迺天意厚公與公之自厚在茲行矣國倫脫屣以來野性甚適雖非明哲幸不老於迷途公何以教之

復王敬美書

入吳之念積已二十餘年而歸後更決謂不能作負心人也況益以子輿之痛乎足下以大義見激恐其

遲遲則可至謂毋令人言成悔則似未相知心憶僕初解褐時即問詩于與因即介子與入元美于鱗社故平生德子與甚深後于鱗許詩時斯子與時斯僕僕皆安之意于鱗無它心也若曰僕有境外交而于鱗心薄之則于鱗大謬矣何見于鱗書語及謝方伯事僕不識謝方伯爲何人已追思僕理歸德時則洪謝中丞適撫山東與歸德守陳君同年書許與守云欲傳當代諸公詩所得李王宗徐者多獨明卿不數首幸爲多索見寄其寓書於僕亦復云然僕始錄近體詩一卷可三十餘首附書太守報之幷遣一介往閩

于鱗過順甫於濟上順甫見介有病容止之曰此去濟南尚數日若難卒往吾爲書報若主而若所持李公書幣吾爲攜致之便比遂以順甫書還命于鱗兄謝中丞談及僕詩且知有書遂疑僕使使中丞而不及已以爲有外交且誤中丞爲方伯此于鱗大謬非僕敢以人而䦧鬼也向嘗語足下燕邸中而足下不能聽主先人而薄我我何愧焉若謂急外交而以詩求傳於人今令親楊使君爲具楮墨戒工役者三年且乞敘於元美許之意非不耽耽也僕猶自愛未敢輕出一牘又何謂耶僕於海內二三兄弟庶幾處情

多厚於文雖足下有不盡知者乃處勢苦不及人而
迹近薄僕且奈何至於談穢各隨其才定論當在身
後幸解疑畜我千萬散居移舊成新費不易給鬻田
過半充之入秋後稍可遷處爲幼兒畢婚禮耳分俸
之惠敢不拜嘉敬謝

奉大司成許公書

客歲之初附書胡茂承併以小敘報命計徹覽矣茂
承故多顯者遊乃獨輕數千里冐風雪重來抉我雀
羅儼然見客王猷之與馮讙之義並足高乎以此知
門下嗜士非如葉公龍也山中抱書頗無它羨惟是

嘗置錐之地以安妻孥拮据狼狽稍作苦耳今冬爲幼子畢婚後欲赴元美氏弇山之期因過雲川一哭子與比過石頭或在春仲侯公一道故於燕磯作首之間可得許乎公之久於南也士人相問以爲異生無以應第謂之曰大臣如周召分陜何異焉公且須吏入相矣偶呂舉人赴太學便草率附候諸不罄陳

復貞吉宗侯書

不見君侯十年矣夢中命駕莫知何從惟是案置高篇壁懸佳畫神氣數往分遠荒親頃仲美持君侯影子來不異儼然見過幾欲抱臂捋鬚與之歡談鋒也

國硯十年之前又安知非眞夢乎損惠家珍屬意良厚焚香酌酒足忘其貧讀元美好辭已不能復贊重違尊命强綴數言恐不足爲君侯益也所示近作偕有批評併乞覽裁不盡不盡

報元美書

頃附馬舍人一書道所以不果去意詳矣度足下亦能諒其非誕中夏以來半住山間爲冢婦覘葬事甫畢又爲犬子議婚僕老且貧何當此欺(歎)也敬美爲淪中丞所知不得遂其初志比來精意吏事不復弄翰墨胙一遣人過覘知其家已至近況益適助甫寄

邇江關久不閒問即僕東下時亦不能以野服相累至如公家小祇閑諸景蓋時時入夢不止神遊矣

與莊則勸書

得兄急難中手書知方寸甚亂而去使還報亦知事不可為矣爲兄慘怛者數日日來僕且病不能即往一弔心尤歉然老伯母享有高壽雖甘養未遂而兄亦未嘗有不竭之力稍用節哀以保其遺體亦于道也如何謹遣人先申一奠併問歸窆之期遂何以問當親酹之

報李本寧大參書

謂不佞於執事疎耶而竊在世講同矣且同病也謂不佞於執事親耶而大故不相弔慶歲不相問去路人幾希矣則處親疎之間乎何以修先公之明德而風兩家後即不佞以薄爲道無以自解又安敢望執事脫然於親疎之迹而置之愈遠愈近愈曠愈不能忘乎仰美故從公家來而不佞則不知其去且不知去之公家也當公遊在草土時曾不以一字爲慰此雖路人未有能恝然者而何以自解也曩聞王中丞薦德興徐生爲先公削地箴耳其名目其書而不知非其人也或不敢誤公家耳一試於不佞再試於耿

中丞敗矣公家或未嘗專任之則先公之靈也不則竊有疑焉仲美可往揮汗附起居幸裁察

復汪惟一書

鄉歲辱枉過屬新徙僻作未休而郡大夫有遠行客屨盈戶又苦貧無市租可以爲供具致疎薄于從者非一端也惶恐蓋至今矣子與傳向候誌銘爲槩而元美亦曰俟其家以狀來邇且如此況遠在千餘里者乎執事以此責僕負盟過矣姑俟親詣長興哭其墓而後傳未晚也前此未能遽行則以新居近市頗爲祿穢所委賴又不量力小治園居避之今始就緒

明春不西走玄岳則東走吳會執事其歸竹里片石俟我乎

復郭趙州書

曩見吾丈與二三鄉大夫招隱會社了不關世情何陶然樂也比欲竊效而不可得未幾得之業已託宿郊園寄興霞表以希不辱吾丈然又恨不得從吾丈修舊歡爲快奈何兩郎君久擅千里名尚未遽展逸足咄咄與事比見高文殊有舊鄉懷首之色不啻出不息駕矣迺辱命使輕數百里索我山中屬之詭筆顧郎君英妙且經諸名公物色品題孤陋如弟何能

贊一辭也重違雅意勉爲數言聊志通家無所論上

拙惟吾丈裁教之

復郭氏兄弟書

僕朽蘖丘壑矣不謂兩賢修通家之好使使山中儼

然寵靈之且不知其少文也折節問言甚不勝愧汗

古兄弟以才見名若洛下雙璧平輿二龍類多好事

者後之至如兩賢腹笥尋籍心匠諸家承餘唾者解

頤手殘編者擲筆三楚罡産指不多屈久矣僕之孤

陋何敢謬爲人倫不知量哉惟是高義虛懷浣人心

腑且令人自忘其愚勉贊一辭披之復覺形穢豈兩

賢不為僕藏拙乎使還敬佈區區